

副刊 Literature 文學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楊絳就是鍾書

□黃維樑

清清靜靜，清清淨淨，甚至不留骨灰，情形和18年前錢鍾書走時完全一樣。他們只留下豐厚繁富的書；夫子妻子，心理攸同。錢鍾書一生鍾愛書，楊絳一生鍾愛書，而且鍾愛鍾書。楊絳就是鍾書。



▲錢鍾書與楊絳，黃維樑攝於1984年

105歲的楊絳女士在凡間留下她的劇本《稱心如意》、《弄假成真》，長篇小說《洗澡》，散文集《幹校六記》、《我們仨》，翻譯作品《堂吉珂德》等等，到天上了。她說是「回家」，和女兒與丈夫團聚。丈夫錢鍾書等了十八年，等到了，一定喜極而泣，歡迎他所稱的「最才的女、最賢的妻」。母語漢語之外，楊絳通曉英語、法語、西班牙語，著譯豐厚，廣受好評；102歲時出版的八卷《楊絳文集》，凡250萬言。褒語「最才的女」或許有點誇張，「最賢的妻」或許感情用事，但出於學識淵博、人品端正的錢鍾書的金口（錢鍾二字都從金），其含金量自然極高。我是錢鍾書、楊絳作品的讀者，和二位又有兩面之緣，這裏試說這位「最賢的妻」與其丈夫的一些事情。

靜靜地聽我們講話

楊絳是個溫柔順的妻子，這是1984年我在錢家所得的印象。

那年的夏天，我第一次到北京，心血來潮想到要拜訪錢鍾書先生，竟然如願。8月14日上午，我尋尋覓覓，汗流浹背，抵達三里河南沙溝六棟二門六室的錢氏寓所。不敢大聲叩門，我輕輕小叩，門開處，赫然出現的就是錢先生。我自報姓名，他聽後即問：「你是否從香港來的？」我說是，補充道：「唐突造訪，十分抱歉。只希望向錢先生和夫人問安，拍幾張照片，作為紀念，就告辭，不敢多打擾。」對我這個不請自來的訪客，錢先生面露笑容，親切地請我進入住所，坐下，和我交談起來。

1980年代初，劉紹銘教授和我合編《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》，擬收入錢鍾書的《靈感》和《紀念》。我寫信給錢先生，請他允許；很快就收到他的同意書，此後還與他通起信來。即使已有書信往來，經常謝客的錢先生，惠然接待我這後生晚輩，還是使我受寵而驚的。拜訪錢氏之前數年，他的巨著《管錐編》已經出版，《圍城》也已重印，大學者、大小說家之名，傳遍海內外；而他待我如平輩，侃侃而談宋淇、夏志清、余光中、梁錫華等學者作家，以及中外文壇近事，以及他的小說、他們夫婦的生活。錢老的光陰極為寶貴，我生怕佔用太多貴逾玉璧的

時間，三番兩次說要告辭；天沒有下雨颶風，而錢老仍然留客，一談竟達個多小時。錢宅的書房兼客廳不大，布置簡單，書不多。錢先生穿著絲質短袖襯衣，架黑色粗邊眼鏡，高額頭，雙目炯炯而溫煦，頭髮白了一半，面色光潤。雖然已經74歲了，卻好像還不到60。他咳嗽珠玉，語調適中，談鋒甚健，向他請益、和他晤談真是一大樂事。而錢夫人呢，她端坐在錢夫子傍邊，神情矍鑠，時露笑容，靜靜地聽我們兩人講話，偶然加插一言片語。楊女士個子不高，皮膚白皙，穿著淺色短袖襯衫。她為我們倒茶，還在我要求下，為錢老與我拍照。這次拜訪錢老是即興而為，事先沒有做功課，事後才知道楊絳翻譯的傑作《堂吉珂德》已經出版了幾年。文學大師錢夫子固然顯得親切平易，錢夫人也絲毫沒有翻譯大家的「風範」，而像是普通百姓裏一個夫唱婦隨的柔順妻子。

包裹金和玉的一方絲巾

三里河南沙溝的錢寓，我當日常所見，其客廳兼書房清爽簡樸，面積大概是20平方米。錢氏夫婦1977年遷入，這大概是他們數十年在北京居最好的房子了。錢鍾書生於1910年，楊絳生於1911年，女兒錢瑗生於1937年；一家的生活有時舒適安逸，有時還從流離過著苦日子。歪曲悽慘的「文革」時期，一家人都受折騰、受委屈：「牛鬼蛇神」錢鍾書被剃十字頭；同名號的楊絳被剃陰陽頭，還被罰清潔廁所，所翻譯的《堂吉珂德》巨疊稿件被抄掉（後來力爭力救才取回）；女婿被誣告憤而自殺。一家人一生中病痛也多：楊絳切除過腺瘤，又有目疾，得過冠心病；錢鍾書的哮喘病經常發作，又切除過一個腎臟、三個膀胱腫瘤；有一年冬天，夫婦二人煤氣中毒，幸無恙；錢瑗於1997年、錢鍾書於1998年先後因為癌症去世。1970年代初錢氏住所由於其他人遷入，更引發頗為嚴重的衝突。生活的磨難如此，而三口之家依然相親相愛地過日子。1977年遷入新居之後，漸漸地年紀老邁、身體病弱不說，錢氏夫婦過的應是最安適的日子了。

讀楊絳寫的散文，我們看到這位嬌小的女性，一生勤奮從事文學的創作、翻譯和研究。她與錢鍾書一樣地愛書、寫書，而且家

務雜務樣樣做得俐落。「文革」期間，錢楊先後下放到幹校，丈夫的行裝，都由楊絳打點。丈夫生病，楊絳悉心照顧。1994至1998年丈夫長期住院，楊絳日日陪伴。五四以來的文學名家，如魯迅、胡適、徐志摩、郁達夫等等，婚姻少有從一而終的。沒有與元配離婚的胡適，亦有諸多緋聞。推崇錢鍾書至力的夏志清，本人頗為「花心」，夏太太在夏氏辭世後且為文大爆「內幕」。論者稱譽錢楊的結合，為理想婚姻的典範；錢之於楊，錢鍾書同意這個說法：「在遇到她以前，我從未想過結婚的事；和她在一起這麼多年，從未後悔過娶她做妻子；也從未想過娶別的女人。」「文革」時期有一段歲月，年逾60的夫婦二人在同一幹校，分屬兩個單位，錢鍾書負責派送信件，楊絳負責種菜，二人盡量找機會相聚。楊絳著名的《幹校六記》有這樣的描述：「這樣，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，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裏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。」

情人也好，夫妻也好，通常難免會有吵架。錢鍾書《圍城》的最後一章，寫的是男女主角大大小小的六次吵架。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英文原着，把最後一章末尾的大吵架全部翻譯出來，佔了10頁的篇幅，並加以評論。這在中外各種文學史着述中，論引述原文篇幅之巨大，應該是個記錄。錢楊的婚姻生涯裏，從新婚到紙婚到銀婚到珍珠婚到金婚到「後金婚」（從二人結婚到錢氏去世前後共63年），有沒有吵過架，我們自然不得而知；就我所看過的種種文本而言，錢楊二人真正稱得上一見鍾情，然後「執子之手，與子皆老」，而且是琴瑟和諧、鸞鳳和鳴。錢鍾書的頭二字都從金，絳字從絲；看來楊絳像一方絲巾，柔柔地包裹保護着金貴的錢鍾書。女兒錢瑗的瑗字從玉，母親之於女兒，則是楊絳這柔柔絲巾包裹保護着如玉的錢瑗。一家三口的天倫和樂，楊絳寫的《我們仨》有讓人悅讀的描述。

堅韌堅貞如黃楊木

魔術師一聲變，一方絲巾馬上成爲一塊木板。楊絳絲巾一樣的絳，不必念口訣，就可變爲質地堅韌的黃楊木：她堅強地過日子，堅強地維護自己、維護女兒、維護丈夫。

「文革」期間，夫妻二人都變成「牛鬼蛇神」，楊絳且被剃陰陽頭，她頂着屈辱渡過難關；她爲自己爲丈夫辯護；幹校之後回到北京老家，鄰居女子羞辱女兒，打她耳光；嬌小的楊絳不甘女兒受辱而還手，結果打起架來；錢鍾書爲了護妻，也加入打鬥。此事楊絳有文章爲記，但自稱「不光彩」，「不願回味」。

錢護妻，楊更時時以護夫爲己任。這位丈夫的守護天使（所謂guarding angel），任務之一是保護夫子的寶貴時間不被蠶食。1980年代開始，錢鍾書的聲名愈來愈顯着，文學大師以至文化崑崙之稱，響遍海內外；誠心求見或攀龍附鳳的人極衆，邀請他講學或演講的學術文化機構甚多。夫妻二人同心，或在書信中，或在電話裏，盡量擋拒。非不得已，錢老連求見的外國漢學家都婉拒。他曾半開玩笑地寫道：「你覺得雞蛋好吃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見那隻下蛋的母雞呢？」對於各式各樣的文學社交活動，二人也避之唯恐不及。尺隄寸險，都盡量用於讀書、寫書。

1984年那一次，我唐突造訪，楊絳沒法阻擋。十年後我預約拜訪錢老，這位守護天使嚴格把關，以一當四，四大天王一樣地護法。話說1994年初，香港中文大學決定要頒授榮譽文學博士給錢鍾書先生；校方致電錢氏，請他接受，卻被婉拒了。後來校方知道我與錢氏認識，有來往，於是委派我手持校長親筆簽名的信件，專程到北京錢府拜訪，希望他改變心意，接受榮譽。6月中旬我奉命到了北京，致電錢府。接電話的是楊絳，遭她婉轉拒絕；且說錢先生身體不適，不會見面。由香港飛到北京，迢迢三千里路雲和月，我有專校長之命（校長是15年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的科學家高錕），心裏難過，於是翌日不速而至錢寓。來應門的不是10年前的錢老，而是錢夫人。一番說明之後，她勉強地讓我走進客廳。客廳的陳設布置依舊，而人情已非。黃楊木一般堅韌堅貞的楊女士，重複第一天電話中的話，說已婉拒過國內外多所大學的種種榮譽與邀請，不好破例。我留下校長的函信，告辭之前要求與錢老

一晤，錢夫人不允許。不過，我從客廳走向門口，卻看到一個房間裏錢老坐着搖椅，大概在休息。我驚鴻一瞥，向他點頭致意，悵悵然離開。錢老的確體弱。我求見不遂，一個半月後，錢老因病住院，一入醫院深似海，自此直到1998年12月病逝。

北京之旅畢，我回港後，收到錢老6月15日寫的信，說他「老病……畏客如虎。不意大駕遠臨，遂未迎晤。事後知之，疚歎無已。」對此，我的解讀是：錢老如果知道是我來訪，應該會與我見面。唉，錢夫人這位守護天使太強勢了。這次守護的是夫子的身體健康，而最終目的還是讓夫子可繼續與書爲伍。

夫子妻子，心理攸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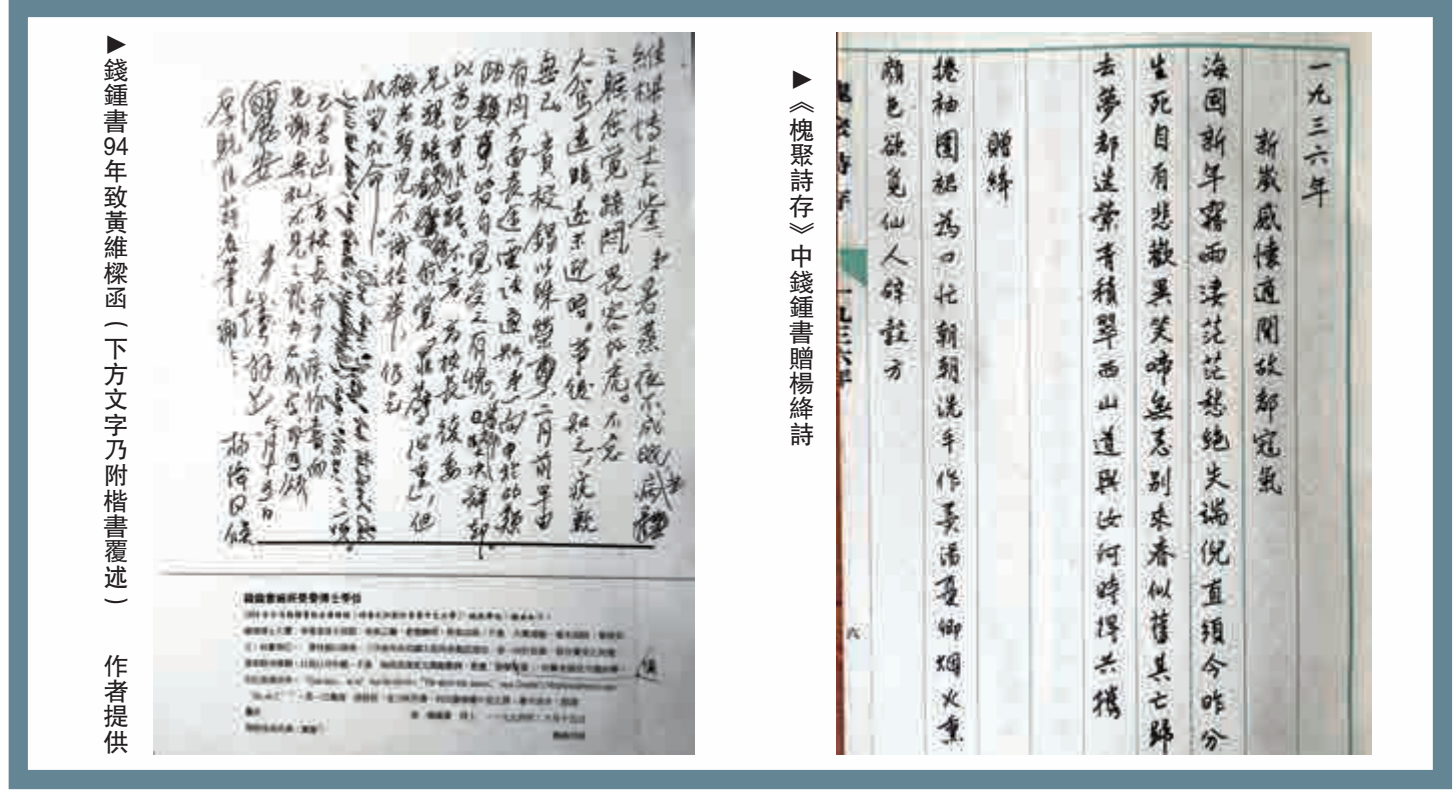
從錢楊兩人1932年認識開始，書是膠和漆，把他們黏在一起。讀書、寫書、互投書信，是他們共同的興趣和活動。兩人埋首寫作，成節成篇時，便互相「拜讀」並提意見。錢的書，楊題寫書名；楊的書，錢題寫書名。楊選手抄錢的整本詩集《槐聚詩存》。楊的散文中處處有錢，錢的詩集中多有贈楊的詩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這是最親密恩愛的「文本互涉」（intertextuality）。錢老既逝，楊絳繼續與書爲伍，寫和編自己的書，爲先夫的《錢鍾書英文文集》寫序，整理先夫的筆記，集成煌煌巨冊《錢鍾書手稿集》，協助出版《錢鍾書集》10種。書是文明的載體，書是文明的象徵；賢伉儷最愛的是書。楊絳把夫婦二人一生的稿費捐出來，於2001年設立清華大學「好讀書」獎學金。

不理解錢鍾書的人，說他只有學問（甚至說只有知識）沒有思想，更沒有思想體系。殊不知淵博的錢鍾書，其思想是簡簡單單的一句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；其體系是個「潛體系」（或者說「隱體系」），即以此思想爲核心。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也是夫子妻子，心理攸同。精神生活豐富，物質生活簡樸，是錢楊的共識與同調。他們已合二爲一。5月25日清晨楊絳逝世，27日清晨遺體火化，不設儀式，不設靈堂，沒有花圈輓聯，整個過程非常簡單。清清靜靜，清清淨淨，甚至不留骨灰，情形和18年前錢鍾書走時完全一樣。他們只留下豐厚繁富的書；夫子妻子，心理攸同。錢鍾書一生鍾愛書，楊絳一生鍾愛書，而且鍾愛鍾書。楊絳就是鍾書。



▲錢鍾書與黃維樑，楊絳攝於1984年

·黃維樑，香港著名文學評論家、學者、作家，著有《中國詩學縱橫論》、《香港文學初探》、《大學小品》等。



▶錢鍾書94年致黃維樑函（下方文字乃附楷書覆述）

作者提供

渡頭（外一首） □馬覺

笑相逢恨太晚
滔滔不輟東逝水
信是前塵驚濤微
今日古渡頭
驚鴻一瞥
俱化春泥
夢裏明朝古木透

花床
當愛消溶
早春遠去
只堪遺下幾場春雨
臉上霓虹虛掛
再無要說的話

景物中乃有不可不讓出的蒸騰
寒夜燈影遠處的一個轉身
愛你是你的婉約晶瑩
你從來不知曉
也不讓從你從花床急急驚醒

輕叩我窗
窗外有不斷流逝的夜
透過盈盈夜
不盡不盡處
有你留下的霓虹天

馬覺，香港著名詩人